



梨花殇

LI HUA SHANG

天下尘埃 著

上

敬告
成德

珍藏
美

最磅礴的家国史卷和最华丽的爱情传奇！
一支玉梨簪，掀起仙境奇缘；万里江山，谱写一曲雄壮凯歌！

古言大神 **天下尘埃** 经典之作隆重上市！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天下尘埃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梨花殇 : 全3册/ 天下尘埃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957-1

I. ①梨…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82519号

书 名 梨花殇
作 者 天下尘埃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周 莉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周 莉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517千字
印 张 48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57-1
定 价 79.80元 (全三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褻褻行装府门遭羞辱
投亲有靠谢家拨梨园 1

第二章

指名梨花和尚化奇缘
十年之约天机道因果 15

第三章

心仪玉簪奈何囊中涩
两簪同现让人费思量 41

第四章

回绝礼物引皇子兴趣
一朝误会生永世心结 64

第五章

惊鸿一瞥定一生情缘
怒发冲冠为红颜去留 92

第六章

爱子情深圣意有暗指
昭山相会皇子起心潮 108

第七章

亲密接触拉近二人心
玩笑一番渐地入正题 128

第八章

全面防范不敌深心机
片刻相聚再约故地游 140

第九章

出言威胁朗泽明盘算
心有他想皇后暗使计 167

第十章

伤心梨容独自担痛苦
敏锐朗坤精明察隐情 191

第十一章

朗泽隐语隐晦道深机
汲远现身只为取玉簪 212

第十二章

前因难晓公主有疑惑
危机乍现皇子起忧心 220

第十三章

话语暗指托别后之事
雨景相同忆仙境蓬莱 228

第十四章

雨中相见顺势造机会
竹林跟踪重提起旧事 236

第十五章

沐浴对话仍旧存疑惑
借机转圜还是有因由 241

目录中

CONTENTS

第十六章

记梦境点点前尘重现
忆故人幕幕旧事复来 251

第十七章

年纪尚小却见心之大
侥幸虽存怎奈劫难逃 262

第十八章

正阳殿内一面似逢缘
皇宫各地彻夜懊悔多 276

第十九章

势均力敌双方首过招
明争暗斗皇子巧设计 292

第二十章

怀揣私心嘴吐违心话
圣意已决遂问心所属 307

第二十一章

讨价还价深宫两母子
一语成讫皇城两红颜 323

第二十二章

举止殷勤朗泽不避嫌
开口点穿公主有所想 338

第二十三章

患难与共中心起涟漪
默然萧索时心痛难持 353

第二十四章

因故就错各人有所想
暗爱不言心海起潮波 366

第二十五章

借玩笑朗泽一吐心声
逝汗王情势陡转直下 379

第二十六章

一句承诺锁定三件事
六年之约心系回故土 393

第二十七章

呼延吉措冲动杀汗王
公主稚媚震惊欲顶罪 408

第二十八章

欲提亲事一再被婉避
春闺落第忽而有惊喜 421

第二十九章

江山虽重不敌美人妻
媛贞易嫁却是心仪人 435

第三十章

公子直拒伤夫人颜面
皇子突访套谢府近乎 446

第三十一章

以权宜之计侥幸过关
惜红颜薄命意欲赐爵 462

第三十二章

朗坤忤逆日贬九百里
朗泽谢府再送玉梨簪 476

第三十三章

若愚受刺激决然出走
玉簪不小心随物送出 490

第三十四章

媛贞领旨百里探皇子
梨容认命忍痛送玉簪

513

第三十五章

千拦万阻冷酷藏怜惜
劫后余生幸事蕴深机

534

第三十六章

故作羞辱丫鬟娶为妻
心怀旧怨金屋锁娇娘

550

第三十七章

心知肚明刘家装糊涂
起家实情若愚惊又悔

565

第三十八章

媛贞大婚梨容强欢喜
再见佩兰若愚晓真相

579

第三十九章

闻皇上驾崩公主心碎
怜稚娟悲伤汗王温情

592

第四十章

难瞒有孕汗王改主意
妄图出兵稚娟气伤身

609

第四十一章

皇宫惊见谁问心头伤
聊问政见意决不相离

625

第四十二章

横插一脚毁太后算盘
心有决定拒皇帝美意

646

第四十三章

白颜殒梨容悲痛晕厥
真相现媛贞宽和大度

662

下目录

CONTENTS

第四十四章

兵不厌诈撻西毁盟约
出其不意金勃振军威

678

第四十五章

再失爱人朗坤情悲切
终得佳人朗泽意柔绵

693

第四十六章

施脂粉梨园相会情郎
去心念寺院讨问方丈

709

第四十七章

用心良苦反铸造误会
一时恼火做轻率决定

726

第四十八章

听闻噩耗梨容难自持
直言不爱若愚空怅然

736

第四十九章

再见交庄梨花送香魂
重返天庭众仙说后事

743

第五十章

记忆重回现前尘往事
仙境人间话情比金坚

751

后记

757



LIHUA SHANG

第一章

褴褛行装府门遭羞辱
投亲有靠谢家拨梨园

耀眼的阳光直刺人眼，若愚一手挽着母亲，一手挎着包袱，站在百洲城下。

此时，他的心情有些复杂，既有对日后未知生活的恐惧，又有忐忑的希冀。

若愚不由自主地揽了揽手腕上的包袱，这是他全部的家当。他舔舔因发干而开裂、起泡的嘴唇，使劲吞了口唾液，喉咙却依旧干得冒烟。若愚低头看着母亲满脸的风霜和倦容，顿时觉得心疼和难过，“娘，我们到京都了。”

“嗯。”母亲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叹道，“终于到了……”

“喝水，娘。”若愚将水囊凑近母亲嘴边。

母亲喝了一口，又停住递给儿子，“你喝。”

“我不渴，您都喝了吧，反正就要到了。”其实，现在能不能说到了，他心里没有底。母亲点点头，将本就不多的水吞下，母子俩又继续前行。

暗红的大门颇有气势，门前没有石狮子坐镇，只挂了两盏大红灯笼，不似别的高官府第气派辉煌，但开阔的门庭、洁净的台阶，依然彰显出主人显赫的身份。

若愚抬头看见灯笼上面的确写着“谢府”二字。

“娘，就是这里了。”

母亲眼里焕发出难得一见的光彩，“到了。”

与此同时，若愚眼里的光彩却暗淡下来。他低头看着脸色蜡黄的母亲和衣衫褴褛的自己，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吏部尚书谢瑞定虽是父亲的同窗故交，吏部尚书可是个大官，非亲非故，又将近二十年不曾来往，仅凭父亲的一封信，他会接纳我们吗？

既然来了，还是去试试吧，也好让自己死心。若愚有些后悔，不该把家里的两亩薄田卖了，孤注一掷来京都“投亲”，如果“投亲”不成，他们娘俩可就没有一点退路了。卖田的银两在路上用光了，他们现在身无分文。

“娘，您先歇歇，我去叫门。”若愚扶着母亲在台阶上坐定。

“若愚，”母亲叫住他，“千万不要失礼。”

若愚站在大门外，举手正欲拍门，门忽然开了。

“小姐，快点。”一个穿白底碎花裙的女孩从门里跳了出来，一头撞在他身上，“哎呀，这是谁呀？”

若愚举起的手还悬在半空，呆呆地看着这个女孩。女孩五官精致，嘴角左边有一颗小痣，为她增添了几分妩媚。

女孩冷不丁被他吓了一跳，却并没有生气，看着他嘻嘻一笑，“快点让开。”

这时，一个穿淡绿长裙的女子在家丁的陪伴下走了出来。

如果刚才的女孩用好看形容，那么，眼前的女子只能用美丽形容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子。肤如凝脂，秀眉如画，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眸，顾盼之间带着几丝清高。椭圆的面庞隐约可见几分倔强和严肃，身上散发着浓浓的书卷味道，甚是雅致。她给他的感觉端正清秀、清新脱俗、傲慢中透着冰冷。

“白颜，你怎么随便和陌生人说话？”绿衣女子一开口就破坏了若愚对她所有的好印象，虽然声音动听，但在他听来跟她的人一样冰冷。

“小姐，我是叫他让开些。”白颜偷偷地对若愚吐了吐舌头，辩解道。

被称为小姐的女子淡淡地瞥了若愚一眼，冷冷地说：“有手有脚，年轻力壮，不去做事挣钱，反而好逸恶劳……”

若愚何时被人这样羞辱过，顷刻间脸涨得通红，顿时怒起，“你说什么？！”

“你们不要看我父亲心善，就天天到门口来说钱。”小姐语气严厉地说，“本小姐是不会纵容你们的。”

说罢，不容若愚解释就吩咐家丁：“趁父亲还没回来，把他驱走，不要让父亲看见。”

“快走！快走！”白颜在小姐身后连连向他摆手，示意他赶快离开。

若愚执拗地一把拉住绿衣女子，“你是达官贵人又如何？凭什么说我是乞丐？！”

“你不是乞丐？难道你来谢家没有所求？！”

若愚一愣，我对谢家难道没所求吗？想到这，当下心虚气短如鲠在喉。

白颜连忙过来推他，冲他挤眉弄眼地提醒：“赶快走吧。”

若愚感激地看着白颜，松了手，却不肯离开。

“他不肯走，怎么办？”家丁问。

绿衣女子匆匆走向马车，漠然地说：“只要不伤人，随你怎么办。”

家丁一拥而上地推搡着，若愚拼命地抓着门框不肯松手。台阶上的母亲见若愚莫名其妙跟人起了争端，慌忙起身，颤颤巍巍地靠了过来，“求求你们，让我们见见谢大人……”

“住手！”一个身着官服的中年男子从青顶小轿里走出来，威严地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爷……”家丁将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番。

谢大人愠怒，对着绿衣女子未离开的马车低吼：“出来！”

绿衣女子极不情愿地出了马车，低垂着头走近谢大人。

“道歉。”谢大人的话里，没有半点可商量的余地。

绿衣女子犹豫了一下，走到若愚面前，面无表情地说：“得罪了。”

若愚搀起母亲，将脸扭到一边，摆出一副根本不接受道歉的样子。

谢大人见状，掏出一些碎银子递到绿衣女子手上，示意她交给若愚。

绿衣女子很不情愿地将碎银子递了过去。

这是什么意思？真当我是乞丐了？！若愚全身的血都往上涌，愤怒地将银子往地上一摔，“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

“若愚！”母亲想制止，已经来不及了。

谢大人见状，笑着说：“原来小兄弟还是读书人啊。小女得罪之处，还望见谅。”

若愚看着谢大人宽和的笑容倍感亲切，忽然鼻子一酸，哽咽地说：“谢叔叔，我不是乞丐……”

这下轮到谢大人奇怪了，他将面前的男孩子仔细打量了一番，不确定地问：“你是？”

“我是陈莫良的儿子，”若愚双膝一软，跪了下来，“谢叔叔，我是陈莫良的儿子啊。”

“陈莫良？！”谢大人大惊失色，“你怎么这副模样？你父亲……可好？”

“父亲……过世了。”谢大人的态度，让若愚感到“投亲”有了着落。一路的辛苦和满腹的委屈倾泻而出，不由得放声大哭。

谢大人吃了一惊，他们的来意也猜到了几分，轻声安慰道：“孩子，不要哭了，这不是到家了吗？”说着，将他们领进府里。

客厅里，谢大人吩咐：“请夫人和小姐来。”

尽管若愚充满了好奇，还是不敢到处张望，他害怕被别人误会没有家教。

若愚站在角落里，低着头盯着自己的双脚。脚上的黑布鞋沾满了灰尘，邋邋遢遢不成样子，大脚趾更是肆无忌惮地探出了头，怎么缩都不肯躲起来。若愚满脸通红，窘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淡绿的裙摆停在若愚面前。他感觉绿衣女子将自己从头到脚看得通透，想瑟缩却无处可逃。若愚猛地看见浅绿裙摆下那双精致的绣花鞋，马上联想到自己脚上的破鞋……本在众人的注视下有些发白的脸，这下又红了。

若愚下意识地将脚往后躲，努力地把露出的脚趾藏住。

“这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我恩人陈莫良兄弟的内人和儿子若愚。”谢大人向夫人介绍。

夫人连忙施礼，“嫂嫂请受我一拜。”

绿衣女子也跟着施礼，道个万福。

若愚的母亲周氏连忙还礼，若愚也跟着鞠躬行礼。

“这是我的独女梨容。”谢大人将若愚拉过来，“先前是一场误会，都是自家人，贤侄就不要计较了。”

若愚点了点头。

“好了，都见过了，夫人带嫂夫人去整理，我和若愚说说话。”谢大人挥挥手，让大家散去。

若愚从怀里掏出父亲的遗信，呈给谢大人。谢大人接过信认真地看过，又看若愚一眼，幽幽地叹了口气，便陷入了沉思。

堂下，陈若愚再一次陷入忐忑不安中。谢叔叔为什么叹气？难道是父亲的托付让他犯了难？他是没有能力，亦是不方便，还是有别的隐衷？若愚察言观色，觉得被收留的可能性不大，思前想后小心翼翼地开了口，“谢大人……”

他不敢贸然地称呼其为谢叔叔。毕竟，他们之间还是有距离的，或者说以后距

离会更大。虽然，父亲生前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位谢叔叔为人正直，可是，近二十年过去了，在若愚看来，人是会变的，更何况位高权重，难免也会出现作秀的情况，更何况涉及实际的付出，谁都会好好掂量一番。

家道中落后的世态炎凉，他看得太多了，也伤得麻木了。说实话，谢大人没有一口否认他们的关系，肯留他们吃一顿饱饭，他已经很知足了。

若愚吞吞吐吐地说：“如果府上有所不便，我和我娘坐坐便走，就不叨扰大人了。”

谢大人轻笑，仿佛洞察了他全部的心思，叹道：“受到的冷遇多了，便不敢再相信别人，这样的心情我能理解。想当年我一介穷书生，连上京参加科考的盘缠都拿不出，你父亲邀我同往，是为了解我困境。他为了顾及我的颜面，非说自己没出过远门要找个伴，苦劝我陪他前往。当时，这样天大的好事，我连想都不敢想啊。”

说罢，谢大人站起身，低声道：“你大概在想，与其被我用各种理由推托，还不如自己识趣点，也省得大家翻脸，日后难堪，是不是？”

若愚被他一语说中心思，不由得红了脸。

“谢某食朝廷俸禄，虽不富裕，养你们母子还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你父亲当年的相助，也不会有我的今天。所谓饮水思源，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亏待你们母子的。你说这些话，就见外了。”谢大人徐徐地说。

若愚的眼里浮起一层雾气。

“我许久不语，让你误会了吧？”谢大人的脸上再次堆起宽和的笑意，“刚才我在想，安排你们住哪里好。前院虽好，却吵闹了些，后院虽然安静，房子却旧了……”

若愚连忙表态，“随大人安排，只要有个栖身之所，什么条件都是无所谓的。”

“那可不能随便。你父亲的遗愿是希望你继续读书，参加科考，光宗耀祖。既然要读书，环境一定要好，但又不能离我太远，得方便照顾才行。”谢大人低头想了想说，“我已经想好了一个地方，你一定喜欢。这样，吃完饭你先去看看。”

正说着，家丁进来禀告：“老爷，夫人请您带客人去饭厅用餐。”

“就去。”谢大人说着，执起若愚的手，“我们走吧，你娘一定饿了，不要让她们久等。”

若愚瑟缩一下，想抽回自己脏兮兮的手，谢大人似乎明白了他的顾虑，反而更用力地握紧，笑着说：“一路风尘，是该先让你洗洗的，但填饱肚子是大事，所有的事都等吃了饭再说。还有，以后不要再叫我谢大人，也不要叫谢叔叔，就叫叔父吧，又不是什么外人。”

若愚眼里忽然有了泪。

饭桌上，若愚和母亲的碗里堆满了菜，谢夫人还在不停地夹。若愚也逐渐放开了手脚，变得不那么拘束了。

谢家的布置比较简朴，处处显得干净利落。谢夫人举止得体，生得慈眉善目，一看就知道心地很好。相比之下，倒是谢家的小姐，那个见面就没有给若愚留下好印象的谢梨容始终沉默。

若愚根本不想理会她，示威似的弄出很大的声音。谢大人和夫人只当他饿极了，报以宽容的微笑，并未在意。

若愚越发得意地瞥了梨容一眼，狡诈地挑衅。梨容见状，不由得微微皱了皱眉。

显然，觉得梨容的脸色与和睦气氛格格不入的人不止若愚一个。周氏在桌子底下踢了踢儿子的脚，希望他不要太过分。

谢大人可没有周氏那么小心，当即喊道：“梨容。”

梨容停下动作，抬起头看着父亲。

“客人上桌，你怎么连个笑脸也没有？”谢大人的口气有些不高兴。

梨容这才羞涩地笑了一下，若愚看见她脸颊上两个浅浅的酒窝飞快地湮没了。

看得出谢府家教极严。梨容虽是独女，却没有被宠坏。若愚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看来得罪了小姐，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想到这里，若愚按捺不住心中的高兴，越发得意地看着梨容开心一笑。梨容看着他的笑忽然一愣，目光匆忙逃开，嫩白的脸庞随即红了。

“若愚和嫂夫人以后就是咱们家的人了。”谢大人在饭桌上宣布，“以后，大家尊嫂夫人为陈夫人，称若愚为少爷。”谢大人环顾一周，目光停留在女儿脸上，缓缓地说：“梨容，若愚比你年长两岁，你要叫哥哥才是。”谢大人的目光并没有从女儿身上移开，“还有，若愚要读书备考，我决定将梨园拨给若愚居住。”

梨容惊讶地看着父亲，动了动嘴唇似乎有什么话要说，终是咬着唇低下了头。之后，梨容吃饭的动作明显地慢了下来，显得心事重重。

谢大人瞥了她一眼，又忙着招呼若愚，“吃菜，多吃点。”

“等会儿吃完饭，嫂夫人和若愚先在客房歇歇脚，等我把梨园整理好了，再接你们过去住。”谢夫人体贴地告诉周氏，“我已经命人去请郎中，待会儿先瞧瞧你的病。”

周氏连声道谢。

饭后，谢夫人先是安排郎中为周氏诊治，又安排若愚去梳洗，随后带着梨容和几个丫鬟去整理梨园。

若愚泡在大澡盆里，好生惬意。

前一刻他衣衫褴褛形同乞丐，后一刻他已经是锦衣玉食的公子了。

在谢家得到的礼遇，是父亲指给他的一条光明大道。若愚想到肩上高中科举的担子，显得有些焦躁。不要说父亲的遗愿，就是谢叔叔那股切的目光，都让他承受不起。

若愚闭上眼睛，心情再也轻松不起来了。他忽然想起谢梨容那张美丽却冰冷的脸，不由得愤愤然起来，都是这个谢梨容，搞得自己没法高兴起来，真是个扫把星。

饭桌上，叔父提到要将梨园拨给他住时，梨容露出惊讶且不敢置信的表情。

梨容，怎么会露出那样一副神情？

梨园……到底是什么地方？

若愚洗完澡，心情大好，哼着小曲儿就进了院子。

客房门口，梨容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若愚有心气她，做了个夸张的笑脸，绕过她进了屋。

梨容也不恼，转身跟了进去。

白颜正在屋里忙着整理若愚的行囊，以为进来的是自家小姐，头也没抬地问：

“小姐，少爷他们的这些衣服怎么处理？”

“扔了吧。”梨容在他身后淡淡地说。

“是不是要问问他们？也许他们想留着。”

“扔了。”梨容冷冷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喂！你怎么还不如一个丫鬟懂事？！要扔别人的东西也不经过别人的允许？！”

若愚瞪着梨容，像面对强敌竖起了全身刺的刺猬。好你个谢梨容，我不过是在门口没有跟你打招呼，你也不用立竿见影地报复吧！

“少爷，你误会了。”白颜连忙上前来解释，“小姐的意思是，夫人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新衣服，这些衣服旧了，以后都用不着了。”

“快点！”梨容加重了语气。

白颜见小姐生气了，赶紧闭嘴。

若愚看梨容借题发挥，来了气，“你凭什么对丫鬟撒气？有本事你冲我来。信不信我告诉你爹去？”最后一句话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梨容的脸色由白转红，由红转青，冷着脸甩袖而去。

白颜摊开手耸了耸肩，又伸出食指嗔怪地指指若愚，“你呀！”

“我不怕她。”若愚直愣愣地说。

白颜见他倔头倔脑的样子，忍不住笑出声来，“你想错了，小姐是不会跟你计较的。”

“她当然不敢明里跟我计较，我可不是个软柿子。”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白颜笑了，嘴角的痣也跟着生动起来，显得更加妩媚。

“她要是再找你撒气，我帮你对付她。”若愚冲她挤了挤眼睛。

“你对小姐真是苦大仇深啊。”

若愚撇撇嘴，不屑地说：“你们家小姐的那张脸，才真是苦大仇深呢！”

白颜一愣，又咯咯地笑了，“你怎么这么说啊？”

“为什么不能这么说？”若愚反驳道，“难道不是吗？一看就是副刻薄相，丑八怪！她哪像你这么爱笑，这么可亲。”

白颜忽然变了脸，认真地说：“我们家小姐不是丑八怪，你不觉得她很漂亮吗？还有，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说小姐了，她是好人，只是不太爱说话。”

“你不用这么怕她。”

白颜忽然叹了口气，“我在这儿待得时间太长了，少爷休息吧，我要去找小姐了。”

“我娘呢？”若愚叫住她。

“陈夫人在夫人房里选首饰，可能也快过来了。”正说着，谢夫人就带着若愚的娘走过来了。

“不是叫你们替少爷清理东西吗，这么长时间还没整理好？东西还丢了一地。”谢夫人往房里看看，“小姐到哪里去了？”

“小姐，小姐……”白颜怕夫人责怪梨容，不敢说出真相，支吾着又找不出别的理由来。

谢夫人猜到了几分，不悦地说：“我叫她把这些东西都扔了，怎么磨蹭到这时候！”说罢，回头对周氏说：“教导无方，让你们见笑了。”

“小孩子嘛，不要紧的。”周氏连忙开导。

谢夫人却不肯作罢，黑着脸吩咐白颜，“去把小姐叫来！”

白颜应了，转身又是一愣，“小姐？”

梨容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门口，还是那样的平静漠然，仿佛之前什么都没有发生，而现在的一切也与她无关。

“这就算处理好了？！”谢夫人指指地上的物品质问女儿，声音虽然低缓，但语气甚是严厉。

若愚原本以为，就算梨容不会告状，也会拼命解释，却没有想到梨容只是静静地看了母亲一眼，便低下头去。

“夫人，是我动作太慢。”白颜连忙替梨容开脱。

若愚担心地看了看白颜，生怕谢夫人责怪她，马上接话道：“都怪我，是我不让她扔的。”话一出口，他感觉梨容投来一道疑惑的目光。现在他可没有空去理会梨容目光里的含义，只是紧张地盯着谢夫人，唯恐她责罚白颜。

“不用紧张。”谢夫人并不知道他是在为白颜担心，还以为是自己对梨容的态度吓着了若愚，随即换上笑脸，“你想留就留着吧。”

“不了，不用了，还是扔了吧。”若愚连连摆手。

谢夫人示意白颜动作快点，又问梨容：“梨园整理好了吗？”

梨容点了点头。

“走吧，我带你们过去看看。”谢夫人亲热地招呼陈家母子，一路说说笑笑地往梨园走。

经过长廊，再拐个弯，便可看见一面铺盖着墨绿色琉璃瓦、高度刚好过头的雪白墙壁，一张半掩的黑色拱门，拱门上方一块方匾，上书“梨园”。

谢夫人站在门外看着他们神秘一笑，抬手轻轻一推。

顷刻间，若愚眼前豁然一亮。

满园的梨树，怒放的梨花层层叠叠，堆积如雪，一串串地拥挤在枝头的梨花嬉笑着跳进他的眼帘。黄昏的落日透过树枝，给每一朵梨花都染上了一条金边，清雅而雍容。花间稀落的绿叶，浅浅地显露着叶片的脉络，如果非要用一个词语来形容，那就是——无可挑剔。

原来，梨花可以在这么寂静的院落里开得这么张狂，只是黄昏时的一瞥，便让人如此惊艳。它没有牡丹的华贵，没有兰花的秀丽，却同样美到了极致，就这样映人若愚没有设防的心。

若愚被深深地震撼，无法抗拒地走了进去。

若愚闭上眼睛，感觉自己随同思绪一起飘了起来，仿佛成了枝头的一抹雪白，微笑着怒放、盘旋、飘落。

“喜欢吗？”谢大人的声音在耳边轻声响起。

若愚睁开眼用力地点点头，憨笑地摸了摸脑袋。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这里的。”谢大人欣慰地笑了。

若愚跳起来，得意忘形地搂住谢大人，“谢谢叔父。”

若愚眼角的余光无意地瞥过梨容，只见她默然地站在墙角看着这一幕，脸上浮现出复杂的神情，有黯然，有失落，还有淡淡的忧伤。

若愚在心里窃笑，谢梨容，你吃醋了吗？你这么清高的一个人，也有吃醋的时候？！

谢大人拉着若愚，缓缓地穿过梨园的小道，园子的中央是一座二层小楼，古朴又不失雅致。若愚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座小楼，端详了一阵，赞道：“听风而坐，暗香浮动，好一处世外桃源啊！”

若愚说完，听见身后一声轻笑，他扭过头去问白颜：“你笑什么？”

白颜不答，若愚顺着白颜的手指看过去，小楼正中挂着的一块匾上，行云流水的三个字“听香楼”。

当下，他不由得会心一笑，“‘香’字倒是与这园子里的景合宜，却又显得俗气了些，偏偏用上了‘听’字，却有了别致的效果。常人多数会用‘品’字，可这个题名的人，却用上了一个‘听’字，真是独具匠心，妙不可言啊。”

“可算是找到知音了。”谢大人笑道。

“原来是叔父的题名。”若愚不好意思地说，“我岂不是班门弄斧了？”

“这可不是我题的，”谢大人大笑，“这是梨容的手笔。”

若愚愣了一下，又看一眼匾额，“听香楼”是梨容题的名？用“听”字却也与她的性格匹配，可这行云流水的笔迹，彰显出的洒脱豪放，却不似她的风格，她应该是中规中矩的才对。

“走吧，进去看看，别在这儿愣着。”谢夫人推了推若愚，他才如梦初醒。

“楼是小了点，只有两间房。下面做书房，上面做卧室。如果你不嫌弃，这里以后就归你了。”

若愚兴奋得跳起来，“好！好！”

“还有，”谢大人伸手指指壁橱，“那些书也归你了。”

“都归我了？”若愚有些难以相信地看着整整一面墙的书。

“梨容，如果你以后想看什么书，可以找若愚借。”

若愚看着梨容嘻嘻一笑，梨容显然没有他这么好的心情。她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将目光避开了，好像在刻意逃避什么。

谢大人将若愚安顿好，就领着周氏去了前院的客房。

第二天一早，若愚是在听香楼二楼的软榻上，被鸟儿的啼叫唤醒的。若愚从床上一跃而起，推开窗户，以夸张的姿势张开双臂。

清晨的梨园，带给他的是与昨日黄昏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触目所及，都是梨花，若愚兴冲冲地推开了所有的窗户。他惊异地发现，如果把梨园比作一块铜板，听香楼就是铜板中央的那个孔。听香楼四周被梨花包围，而他此刻正置身于梨花的海洋，被雪白淹没。

朝阳下，梨花将枝头压低，空间容纳不下的梨花已经入侵听香楼。满园铺天盖地的梨花美轮美奂、摄人心魄。

若愚从来没有想过，他的生命会以这样一种方式，从这个美丽的梨园开始。他不知道，从这一刻开始，雪白的梨花在他的生命里将成为永久的烙印，左右他一生的爱恨，一生的追求。

他的命运全然不是父亲甚至是谢大人所期望的那样，固然是从一片雪白中走入耀目的辉煌，却完全偏离了所有人的预想。

“少爷，您起床了？”白颜端着水盆进来，“洗洗吧，大家都在前院等您用早餐。”

白颜很细心，若愚将水扑在脸上，感觉到温度正好。若愚看见白颜熟练地整理床铺，将床上的物件一一拾掇起来，放回原处，“你好像对这里很熟悉啊？”